妮慕希说，我可以来找你（咳嗽、抽泣声）。这寒冷似乎永远也不会停止了，也只有你们镇上算是有点暖和（抽鼻子声）。我出生在路斯坎，千帆之城，河流碧蓝、天气潮湿；虽说我们都被叫做北陆人，但路斯坎和这儿比起来简直是颗大珍珠。虽说我妈一直说住在那些高塔里的法师很可怕，但海盗和商人才是城市的主人。

我十岁开始就跟着爸妈跑船了，我爸是制图员，我妈是水手。一个矮小的半身人，可拿她怎么办？ 把她变成一个忠诚的船员（她清清喉咙，唱了起来）……十五岁开始，我也在“欢乐海豚号”上拿了第一笔薪水。那时候可真是好日子，我们满载矮人挖出来的矿石，运到无冬城，把金币都丢在首饰店和酒馆里。遇到深水城的船，就打“你们全家都是地精脑袋！”的旗语。在他们开着那笨重的黄金船撞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早就跑得没踪影啦。船长都说我们一家对得起这个姓，海水兜头浇过来，一块桶板也不会松。暴风天的时候，我帮着码头工人一起清理船只，每个缠满了海草和腥味的角落，我都熟悉得跟自己家一样。

后来我爸妈在船上待久了，想到真正的南方去看看。而我可一点也没有厌倦大海，他俩就高高兴兴地出发了，说是要去炎热的沙漠地带，至少也得跑到谷地去，半年给路斯坎的码头寄一次信。我留在船上，也去了很远的地方。有一次，几个鲛人看上了货舱里的活牲畜，对我们发动突袭，几个大个子水手被他们矛上的毒害得差点死了。我们小个子人不怕这个，我跳进水里把他们狠狠地揍回了海底，哪怕他们咬住我的指头不放。从此他们就叫我“鱼指头”，我得说我很喜欢这个名字。

有天夜里，守夜的水手忽然发出警报。那是一艘漆黑的……像噩梦那么黑……的海盗船，它很尖，一瞬间就把欢乐海豚号的船体刺穿了。我们起初想拿起武器反抗，可最终只能跳进水里逃跑。说实在的，我怀疑我在路斯坎的码头也见过它：它涂饰用了很多金银，在黑夜里闪得可怕。那个船长穿了一身的宝石和钻石，头发还是蓝色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仿佛都能看见他的脸了。我能再要一些饼干吗？谢谢。

总之，我在海里漂了很多天，每天生吃死鱼。然后我遇到了莫金戈·咆哮之熊·阿肯那提，他当时正坐在岸边钓鱼。我以前从来没见过歌利亚人，他的皮肤看起来跟石头一样，实际上倒是很温暖。他带我来了你们镇上落脚，又带我去塔尔歌斯找点事做。在海里待惯了，在湖里捉鱼简直是轻而易举。等我习惯了这里的鬼天气，爱上了硬头鳟和羊奶片的味道，大熊告诉我说，他离开部落是为了寻找一位高贵的歌利亚战士，名叫欧娅米娜托克。据说她能变身成北极熊，在世界之脊的山脉中、浮冰之海的海冰上行走。欧娅米娜托克只会认可那些最崇高勇敢的战士，他想找到她，要么做她的学徒，要么和她决斗。我当然被他说动了，况且我还想去看看浮冰之海，我爸妈去了南边，我就要去最北的地方。后来我们在凯恩巨锥上遇到了……好几只雪人。大熊原本告诉我它们喜欢独自捕猎，碰上一个不是问题。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冬天甚至让雪人都聚在一起……后面的事情，你还是问妮慕希吧。什么？你说前些日子有人看到一艘坏掉的黑船搁浅了？……我不知道……

佩里欧“鱼指头”·好桶口述，艾尔顿·蜷蜷记录，于独林镇